

近代学术名家大讲

葛剑雄 主编

# 余嘉锡讲目录学

Yujiayi Jiang Mluxue

余嘉锡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

“张之洞谓有藏书家之书目，有读书家之书目。余谓藏书家之书目，今图书馆所用者，但以便检查为主，无论以笔画分，以学术分，以类人，以人类书，皆可。兼而用之尤善。侯治图书馆学者讨论若读书家之书目，则当由专门家各治一部，兼著存、佚、阙、未合《别录》《艺文志》与《儒林》《文苑传》为一，曲尽其源流，备学术之史”。——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·十目录类例之沿革》

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，则其要义可得而言。属于第一类者，在论其指讹谬。属于第二类者，在穷源至委，竟别流别，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属于第三类者，在类例分明，使百家九流，各有条理，并究其本末，以见原流沿袭”。——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》

欲读古书，当考作者之姓名，因以推知其身世，乃能通其指意。……然古人论世，其事乃至不易也”。——余嘉锡《古书通例·卷一案著录第一》

“张之洞谓有藏书家之书目，有读书家之书目。余谓藏书家之书目，如今图书馆者，但以便检查为主，无论以笔画分，以学术分，或以书类人，以人类书，兼而用之尤善。侯治图书馆学者讨论之。若读书家之书目，则当由专门家各治兼著存、佚、阙、未见。合《别录》《艺文志》与《儒林》《文苑传》为一，源流，以备学术之史”。——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·十目录类例之沿革》

“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，则其要义可得而言。属于第一类者，在论其指归，辨讹谬。属于第二类者，在穷源至委，竟别流别，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属于第三类者，在类例分明，使百家九流，各有条理，并究其本末，以见学术之源流沿革”。——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》

欲读古书，当考作者之姓名，因以推知其身世，乃能通其指意。……然古书多不题案著录第一》

# 余嘉锡讲目录学

Yujiaksi Jiang Muluxue

余嘉锡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嘉锡讲目录学/余嘉锡著. — 南京:凤凰出版社,  
2009.4

(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. 第2辑/葛剑雄主编)

ISBN 978-7-80729-357-6

I. 余… II. 余… III. 目录学—研究 IV. 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7052 号

书 名 余嘉锡讲目录学

著 者 余嘉锡

责任编辑 韩凤冉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:210037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93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357-6

定 价 20.00 元
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25-85521756)

# 《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》总序

葛剑雄

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,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有了前人的成果,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。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,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,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,“广陵绝响”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。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,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。

秦始皇时代,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,或者被禁止传播。博士伏生将《尚书》藏在墙壁间,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,只剩下二十九篇。伏生就以此为基础,终身传授《尚书》。在他九十余岁时,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。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,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。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,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,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。“薪尽火传”,靠的是火种不灭。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,并发扬光大,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。

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,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,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。而且,对严谨的学者来说,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,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,只能靠口耳相传。

从孔子杏坛讲学,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,讲课一直是传授学

术的重要途径。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,重在创新;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,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,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。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中,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,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,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。而且,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,更适合普及的要求。由于时代所限,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,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。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,以存学术著作原貌。

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,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,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,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。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,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,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,有些虽未失传,却长期无人问津。直到近年,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,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。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,但流传不广,今天更不便查阅,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近年来,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,整理和出版(包括重版)名家的讲义、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。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《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》丛书,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,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目录学发微 .....          | (1)   |
| 一、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.....   | (3)   |
| 二、目录释名 .....         | (13)  |
| 三、目录书之体制一 篇目 .....   | (21)  |
| 四、目录书之体制二 叙录 .....   | (27)  |
| 五、目录书之体制三 小序 .....   | (42)  |
| 六、目录书之体制四 板本序跋 ..... | (52)  |
| 七、目录学源流考上 周至三国 ..... | (58)  |
| 八、目录学源流考中 晋至隋 .....  | (66)  |
| 九、目录学源流考下 唐至清 .....  | (79)  |
| 十、目录类例之沿革 .....      | (92)  |
| 〔附录〕 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..... | (113) |
| 古书通例 .....           | (119) |
| 绪论 .....             | (121) |
| 卷一 案著录第一 .....       | (125) |
| 卷二 明体例第二 .....       | (154) |
| 卷三 论编次第三 .....       | (177) |
| 卷四 辨附益第四 .....       | (192) |

# 目 录 学 发 微



## 一、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

目录之学，由来尚矣！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，即其萌芽。及汉世刘向、刘歆奉诏校书，撰为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，而其体裁遂以完备。自是以来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。治学之士，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，较其他学术，尤为重要。今欲讲明此学，则其意义若何，功用安在，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。

《隋志》言：“刘向等校书，每一书就，向辄别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叙而奏之。”章学诚所谓“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也。《校讎通义》叙。其后作者，或不能尽符斯义，辄为通人所诋诃。虽自《通志·艺文略》目录一家已分四类，总目、家藏总目、文章目、经史目四类。继此枝分歧出，派别斯繁，不能尽限以一例，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，昔人论之甚详。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。吾国学术，素乏系统，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，各家类然，而以目录为尤甚。故自来有目录之学，有目录之书，而无治目录学之书。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，久而心知其意，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。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大抵默喻诸己，未尝举以示人。今既列为学科，相与讲求，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，及其体制若何，方法若何，胥宜条分缕析，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，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，省搜讨之力，即他日从事著作，亦庶几有成轨可循。今之所讲，其意盖在于此。

目录之书有三类：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，书名之下有解题者；书名下论说，名称屡变，详见后《目录书之体制三》。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，姑用以立说。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；三曰小序解题并无，只著书名者。昔人论目录之学，于此三类，各有主张，而于编目之宗旨，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，则无异议。今取诸家之说，分类撮举之于下。

属于第一类者，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晁、陈书目，《通考·经籍考》，《四库提要》之类是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簿录类》论云：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以为纲纪。体制湮灭，不可复知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《诗》，亦皆相类。其实《齐》、《鲁诗》亦皆有序，清儒马国翰、陈寿祺诸家所辑《遗说》可考，此因《齐诗》魏代已亡，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故但举毛、韩二《诗》耳。汉时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条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寻事迹，疑则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后，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。博览之士疾其浑漫，故王俭作《七志》，阮孝绪作《七录》，并皆别行。大体虽准向、歆，而远不逮矣。”

观《隋志》之持论，拊击诸家，推尊向、歆，盖以向之《别录》，每书皆有叙录，歆之《七略》，群篇并举指要，于书之指归讹谬，皆有论辨，见前。剖析条流，至为详尽，有益学术，故极推崇。荀勗《中经簿》，上承《七略》，下开四部，至为重要，而《隋志》谓其“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，书用细素，至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辨”。见篇首总论，下同。其于勗之不满，溢于言表。此后自东晋义熙，以及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并有官撰目录，而为书皆只数卷，并不著解题，所谓“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”。至王俭依据《七略》，《玉海》卷五十二引俭序云：“今依《七略》更撰《七志》。”阮孝绪斟酌王、刘，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《七录序》云：“今所撰《七录》斟酌王、刘。”是皆取法前修，宜可免于讥议。然于《七志》，则谓其“不述作者之意，但于书名之下，每立一传。……文义浅近，未为典则”。于《七录》，则谓其“分部题目，颇有次序，割析辞义，浅薄不经”。由是言之，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，固薄其浑漫，视为无足重轻；即有解题者，若其识解不深，则为美犹有憾。盖王俭之《志》，惟详于撰人事迹，于指归讹谬，少所发明，阮氏《七录》，或亦同之。故虽号博览之士，卒难辞浅薄之诮。观其一则曰“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辨”，再则曰“不述作者之意，未为典则”，则知凡目录之书，实兼学术之史，账簿式之书目，盖所不取也。唐时目录家，如毋煚、释智升之徒，其所主张，率同斯旨。

〔毋煚《古今书录序》〕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 夫经籍者，开物成务，垂教作程，圣哲之能事，帝王之达典。去圣已久，开凿遂多，苟不剖判条源，甄明科部，则先贤遗事，有卒代而不闻，大国经书，遂终年而空泯。使学者孤舟泳海，弱羽凭天，衔石填溟，倚杖追日，莫闻名目，岂详家代，不亦

劳乎！不亦弊乎！将使书千帙于掌眸，披万函于年祀，览录而知旨，观目而悉词，经坟之精术尽探，贤哲之睿思咸识，不见古人之面，而见古人之心，以传后来，不愈其已。

〔释智升《开元释教录序》〕 夫目录之兴也，盖所以别真伪，明是非，记人代之古今，标卷帙之多少，摭拾遗漏，删夷骈赘，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也。

宋王尧臣等作《崇文总目》，每类有序，每书有释，盖祖向、歆之成规。郑樵作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乃极不满之，谓其文繁无用。清初朱彝尊得《总目》钞本于天一阁，已无序释，因为之跋，归狱于樵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即用其本著录。《提要》信朱氏之说，所以罪樵者尤至。虽其考证不免谬误，然可见编录书目，均当有解题，乃为尽善也。

〔朱彝尊《曝书亭全集·崇文总目跋》〕见卷四十四 《崇文总目》，当时撰定诸儒，皆有论说，凡一书大义，为举其纲，法至善也。其后若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书录解题》等编，咸取法于此。故虽书有亡失，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，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。范氏天一阁有藏本，展卷读之，只有其目，当日之叙释，无一存焉。乐平马氏《经籍考》，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，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，嫌其文繁无用。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，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。案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。

〔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八十四《崇文总目提要》〕 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。逮南宋时，郑樵作《通志》，始谓其文繁无用，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刘歆《七略》而作，班固已有自注。案欲驳郑樵之说，当详考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之体例。今只举《班志》为说，不知樵说正是根据《艺文志》，是仍不足以服樵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参考《七录》，互注存佚，亦沿其例。案《隋志》佳处在每类之序论。若只每书下注存佚，则其文亦已略矣。《唐书》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，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。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，实缘于此，不可谓之繁文。郑樵作《通志》二十略，务欲凌跨前人，而《艺文》一略，非目睹其书，则不能详究原委，自揣海滨寒峻，不能窥中秘之全，无以驾乎其上，遂恶其害己而去之。此宋人忌刻之故智，非出公心。厥后托克托等作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纰漏颠倒，瑕隙百出，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，是即高宗误用樵言，删除序释之流弊也。案《宋志》之丛脞，与郑樵绝不相干。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，晁氏、陈氏二目，诸家藉为考

证之资，而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及此书，则若存若亡，几希湮灭。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。《崇文总目》之无序释，与郑樵初无关系。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，钱大昕《养新录》卷十四考之尤详。

〔又《直斋书录解题提要》〕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，各详其卷帙多少，撰人名氏，而品题其得失，故曰解题。古书之不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伪，核其异同。亦考证之所必资。

〔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〕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，必从此问涂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然此事非苦学精究，质之良师，未易明也。自宋之晁公武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，皆学识未高，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，辨其本之佳恶，校其讹谬也。

〔孙诒让《温州经籍志·叙例》〕《籀言述林》卷九 中垒校书，是有别录，释名辨类，厥体綦详。后世公私书录，率有解题。自汲冢之《崇文》，逮熙朝之《四库》，目诵所及，殆数十家，大都繁简攸殊，而轨辙不异。而于篇题之下，叠移叙跋，目录之外，采证群书，《通考》经籍一门，实创兹例。朱氏《经义考》祖述马书，益恢郛郭。观其择撙群艺，研核臧否，信校讎之总汇，考镜之渊藪也。

属于第二类者，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也。然《汉志》本之《七略》，《七略》原有解题，班固删去之，而但存其《辑略》之文，散入各家之后以为之序，此特欲删繁就简，非以解题为无用也。《隋志》因之。至于小序之作法，则章学诚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二语尽之矣。

〔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序》〕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。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，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。

〔又《原道篇》〕一之二 刘歆《七略》，班固删其《辑略》而存其六。颜师古曰：“《辑略》，谓诸书之总要。”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。此最为明道之要，惜乎其文不传。今可见者，惟总计部目之后，条辨流别数语耳。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，即是刘歆《辑略》。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，误甚。即此数语窥之，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

故也。

〔又《互著篇》〕三之一 古人著录，不徒为甲乙部次计。如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则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用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，仅乃卒业乎？案此语亦误甚。《汉志》云：“刘向校书，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，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，皆言“所校某书若干篇，除重复定著若干篇，已杀青，书可缮写”。是校讎已定，书可缮写之时，乃作一录，故其事不得不缓。今乃言古人著录，“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”。若向、歆两世相继，仅成一书目者，亦可笑矣！盖部次流别，申明大道，叙列九流百氏之学，使之绳贯珠联，无少缺逸，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。古人最重家学，叙列一家之书，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，无不穷源至委，竟其流别，所谓著作之标准，群言之折衷也。

〔又《补校汉书·艺文志篇》〕十之二 《汉志》最重学术源流，似有得于太史《叙传》，及庄周《天下篇》、荀卿《非十子》之意。此叙述著录，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，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。

〔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二〕 刘中垒父子成《七略》一书，为后世校讎之祖。《班志》掇其精要，以著于篇后。谓小序。惟郑渔仲、章实斋能窥斯旨，商榷学术，洞彻源流，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，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，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。……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，以甲乙簿为目录，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。多识书名，辨别板本，一书估优为之，何待学者乎？

案据《风俗通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，释校讎之义，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，详见后《目录学之体制四》。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，渔仲、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，而目为校讎，命名已误，朱氏之说非也。特目录不专是校讎板本耳。

章氏著《校讎通义》，盖将以发明向、歆父子校讎之义例。然于向、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，仅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参互钩稽而为之说。故其言曰：“刘歆《七略》亡矣，其义例之可见者，班固《艺文志·注》而已。”《互著篇》三之二。夫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虽亡，其逸文尚散见于诸书。章氏时，马国翰、洪颐煊、姚振宗辑本皆未出。章氏不长于考证，故未能搜讨。况刘向校书叙录，今尚存数篇，即《别录》也。说见后。章氏仅知其校讎中秘，有所谓中书、外书、太常书、太史书、臣向书、臣某书，《校讎条理篇》七之二。而于录中立言，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，置不一言，故其书虽号宗刘，章氏书第

二篇名《宗刘》。其实只能论班。其所最推重者，《汉志》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。其所谓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者，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，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。不知刘向之《别录》，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。然章氏书虽多谬误，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，往往发为创论，暗与古合。即此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二语，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。以《隋志》及毋斐之说考之，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，盖天下之公言也。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。

属于第三类者，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唐、宋、明《艺文志》，《通志·艺文略》，《书目答问》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。此类各书，不辨流别，但记书名，已深为《隋志》所讥，然苟出自通人之手，则其分门别类，秩然不紊，亦足考镜源流，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，郑樵所谓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，不可忽也。

〔郑樵《通志》卷七十一《校讎略》编次必谨类例论〕 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。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。人有存歿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以今之书校古之书，百无一存。其故何哉？士卒之亡者，由部伍之法不明也，书籍之亡者，由类例之法不分也。类例分，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，虽亡而不能亡也。又曰：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，以其先后本末具在。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，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。讖纬之学，盛于东都。音韵之学，传于江左。传注起于汉、魏，义疏盛于隋、唐。睹其书，可以知其学之源流。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，是为新出之学，非古道也。

〔又编次必记亡书论〕 古人编书，必究本末，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袭。故学者亦易学，求者亦易求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，最为详明。凡作历者几人，或先或后，有因有革，存则俱存，亡则俱亡。唐人不能记亡书，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，必使具在而后已。及《崇文》、《四库》，有则书，无则否。不惟古书难求，虽今代宪章亦不备。

〔又编次失书论〕 书之易亡，亦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。盖编次之时，失其名帙。名帙既失，书安得不亡也。

〔又泛释无义论〕 古之编书，但标类而已，未尝注解，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。案刘向校书，其叙录存者数篇，其所以为说者至详，安得谓只注人之

姓名。盖经入经类，何必更言经？史入史类，何必更言史？但随其凡目，则其书自显。惟《隋志》于疑晦者则释之，无疑晦者则以类举。今《崇文总目》出新意，每书之下必著说焉。案此乃向、歆、王俭、阮孝绪之成法，安得谓《崇文总目》始出新意。樵最推重《隋志》，又尝引用《七录》，不知何以于二书所叙源流略不一考。据标类自见，何用更为之说？且为之说也，已自繁矣，何用一一说焉？至于无说者，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，则强为之说，使人意怠。

〔章学诚《校雠通义叙》〕 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会于向、歆讨论之旨，因取历朝著录，略其鱼鲁豕亥之细，而特以部次条别，疏通伦类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为之校雠。盖自石渠、天禄以还，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。案此是论樵之《校雠略》，非指其《艺文略》也。

郑樵著《通志》，既作《艺文略》，又自论其叙次之意，为《校雠》一略以发明之。必知此，乃能读其《校雠略》。樵既主张编书必究本末，使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袭，以存专门之学；则刘向每校一书，必撰一录，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，实千古编目之良法。而樵独注意于类例，谓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，遂讥《崇文总目》之序说为泛释无义，宜为朱彝尊及《四库提要》之所讥。然考之樵之《艺文略》，虽不免牴牾讹谬，而其每类之中，所分子目，剖析流别，至为纤悉，实秩然有条理。盖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也。如《易》一类，凡分古《易》、石经、章句、传、注、集注、义疏、论说、类例、谱、考正、数、图、音、讖纬、拟《易》十六门，此郑氏自创之新意。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虽间分子目，不若是之详也。盖樵所谓类例者，不独经部分六艺，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。则其自谓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者，亦非过誉。然此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，概行载入，使其先后本末具在，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。故又作编次必记亡书论，则樵之意可以见矣。后人讥樵但编次历代史志，不必真见其书，以为无裨考证，不知樵之意在此不在彼也。但樵既已为之于前，后人若复效之，则是叠床架屋，徒取憎厌。故樵之作未有能效之者。乃缘此但记书名之目录，争自附于樵，非樵之所乐闻也。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，自樵之外，惟张之洞所作，庶几近之。自《唐书》以下史志，皆无序释，《千顷堂书目》亦然，而同为目录学中重要之书，则以其包举一代，为考证所不可少，故又当别论。

〔张之洞《书目答问·略例》〕 读书不知要领，劳而无功。知某书宜

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今为分别条流，慎择约举，视其性之所近，各就其部求之。又于其中详分子目，以便类求。一类之中，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，再叙时代，令其门径秩然，缓急易见。凡所著录，并是要典雅记，各适其用。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，不致迷罔眩惑而已。自注：彙陋者当思广其见闻，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。

张氏略例自言“详分子目，以便类求”，“义例相近，使相比附”，则张氏盖能适用郑氏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之法者也。而其有功于学者，尤在“视其性之所近，使各就其部求之”，不愧为指导门径之书。盖郑氏之类例，在备录存亡之书，以见专门学之先后本末，为古人之意多。张氏之类例，在慎择约举，以使初学分别书之缓急，为今人之意多也。编撰书目，不附解题，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，其事乃视有解题者为更难。

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，则其要义可得而言。属于第一类者，在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。属于第二类者，在穷源至委，竟其流别，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属于第三类者，在类例分明，使百家九流，各有条理，并究其本末，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。若欲便于读者，则当令其门径秩然，缓急易见。以此三者互相比较，立论之宗旨，无不吻合，体制虽异，功用则同。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，其意义皆在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所由与藏书之簿籍、自名赏鉴、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。

目录之书，既重在学术之源流，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。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，而利被遂及于学者。然亦视其利用之方法如何，因以判别其收效之厚薄。今举古人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，以明其例：

一曰，以目录著录之有无，断书之真伪；

〔班固《前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〕 朔之文辞，此二篇最善。按此二篇者，《答客难》及《非有先生论》也。其余有《封泰山》、《责和氏璧》及《皇太子生谋》、《屏风》、《殿上柏柱》、《平乐观赋猎》、《八言》《七言》上下、《从公孙弘借车》，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。师古曰：“刘向《别录》所载。”世所传他事皆非也。师古曰：“谓如《东方朔别传》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，皆非实事也。”

〔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〕 初，光武善讖，及显宗、肃宗因祖述焉。自中兴以后，儒者争学图纬，兼复附以妖言。衡以图纬虚妄，非圣人之法。乃上疏曰：“刘向父子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讖录。按录谓《别录》，即校书

之序目也。言未为讖作序目。成哀以后，乃始闻之。”

二曰，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；

〔郑玄《目录》〕《曲礼》者，以其篇记五礼之事。祭祀之说，吉礼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制度。《礼记·正义》卷一引，以后每篇引《郑目录》，皆有此于《别录》属某篇语，不备引。

〔又〕名曰《乐记》者，以其记乐之义，此于《别录》属乐记。盖十一篇合为一篇，谓有《乐本》，有《乐论》，有《乐施》，有《乐言》，有《乐礼》，有《乐情》，有《乐化》，有《乐象》，有《宾牟贾》，有《师乙》，有《魏文侯》，今虽合此，略有分焉。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七引。

〔又〕冠礼于五礼属嘉礼，《大》、《小戴》及《别录》此皆第一。《仪礼正义》卷一引，以后每篇引《郑目录》，具详《大戴》与《小戴》及《别录》次序之异同，今不备引。

三曰，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，定古书之性质；

〔《南史·陆澄传》〕又与王俭书：“郑玄所注众书，亦无《孝经》，且为小学之类，不宜列在帝典。”俭答曰：“……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，实人伦所先。《七略》、《艺文》并陈之六艺，不与《苍颉》、《凡将》之流也。”

四曰，因目录访求阙佚；

〔《隋书·牛弘传》〕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。曰：“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，部帙之间仍有残缺，比梁之旧目，止有其半。至于阴阳河洛之篇，医方图谱之说，弥复为少。若猥发明诏，兼开购赏，则异典必至，观阁斯积。……”

五曰，以目录考亡佚之书；

〔《隋书·牛弘传》〕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魏文侯《孝经传》等并说古明堂之事，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此弘所上《明堂议》中语。

六曰，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，考古书之真伪；

〔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七〕开元七年，诏《子夏易传》近无习者，令儒官详定。刘子元议曰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易》有十三家，而无子夏作传者。至梁阮氏《七录》，始有《子夏易》六卷，或云韩婴作，或云丁宽作。然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韩易》有二篇，《丁易》八篇，求其符合，则事殊隳刺者